

援  
鵠  
堂  
筆  
記

援鵷堂筆記卷第四十六

雜識二

孫北海云世人軒劉靜修而輕許魯齋以其仕與不仕也然魯齋當元人伐宋世祖問之魯齋不對世祖知其意不復問而心賢之讀靜修渡江賦張大元人伐宋之舉且曰我有名而眾彼無義而小畱我奉使讐我大邦殆如露布聲宋之罪

此賦可使魯齋見與按北海此論可謂卓矣

東樹按伐國不問仁人况宗國

乎樂毅走趙趙王欲與圖燕樂毅泣辭况儒者乎魯齋此段猶是常節其賢不在此况此乃江漢趙復事非魯齋也退谷妄記事見元史趙復本傳至於劉文靖大節凜然徵之不出觀其作宋理宗宮扇度宗古墨詩屢用白雁事致哀何爲有此語考文靖嘗自訂丁亥詩五卷盡取他文焚之卒後元世祖下詔訪其書其故友哀收增附爲靜修集三十卷至正中官爲刊行元明皆從建本校刻其結銜稱徵士贈官見邵文莊寶序元世祖元年庚申在位三十五年至元八年辛未改

國號大元已卯滅宋丁亥距滅宋後九年下逮至正刻集六  
十年之久焚棄之意不可知增附之文未可定要之此語必  
非文靖所出又按元仁宗皇慶三年詔以許衡從祀孔子廟  
廷明邱瓊山議以爲不宜從祀沈佳議以爲有功薛文清亦  
稱衡有功考衡本傳生金章宗泰和九年也蓋當宋嘉定二  
年秦和八年十一月崩無九年也蓋當宋嘉定二年金衛王紹  
元年已巳年也下歷哀宗甲午金亡時已巳二十七年辛巳卒  
已卯宋亡時已巳七十一歲又二年爲元至元十八年辛巳卒  
年七十三歲本傳不言仕金但稱甲寅元世祖出王秦中始  
召衡爲京兆提學甲寅乃宋理宗寶祐二年計衡是年已四  
十八歲又七年元世祖中統元年庚申爲國子祭酒至巳  
卯宋亡又二十年是衡之仕在宋存之日非北海比也

北海又云天啟初馮少墟與鄒南臯講學首善書院少墟每  
爲學者闡性善之旨而嚴邪正義利之界南臯衍白沙陽明  
之緒語涉圓通小人起而攻之謂其口稱佛號訾爲山東蓮  
賊小人詆君子何所不至然不敢一語加少墟此夫子所以  
言庸言之謹也樹按庸言之謹何如庸行之謹語涉圓通何  
如節行墮敗南臯則失矣北海亦未爲得也

又云陸五臺太宰師事僧人達觀出署卽赴寺講佛一時競  
尙禪頌以附合太宰歿後請祀鄉賢督學伍容庵袁萃不允  
曰五臺佛門弟子宜祀維摩菴中又云陸爲吏部最有聲按  
陸五臺未詳何人陸光祖字汝繩謚莊簡爲吏部尙書然平  
湖人非此五臺也東樹按五葺志逸平湖陸莊簡公名光祖號五臺不誤又按陸平泉爲宗伯議陽明從祀欲俟論定陶大臨曰朝廷不惜以伯爵酬功何況廟祀平泉曰伯爵一代之典從祀萬世之典陶卒不能奪亦可謂謹議伍容庵未詳  
袁萃字疑記考

林鈺鄭繼之碑文云正德改元纂修蘇松常鎮實錄成繼居  
內外艱蘇松常鎮云實錄何謂也林文不足道鄧原岳所作  
傳亦云記考

楊君謙譏王文恪修蘇州府志不當名姑蘇按南齊安樂王

紆爲吳郡太守竟陵王子良與之書曰數十年姑蘇未有此  
改則此稱亦可名志

東樹按錢牧翁言吳元博修姑蘇志成楊君謙遙見其題不開卷擲而還之錢

誤記邪

崇禎間李太青入翰林嘗飾婦人爲男子攜入禁中適聞帝  
召以爲事發也驚懼而死因憶元人有臥婦人於食輿以梃  
覆之出入禁中而太青以詞臣爲之尤可駭異

明萬歷浙黨劉廷元姚宗文等齊黨爲趙興邦元詩教韓浚  
等楚黨爲宮應震吳亮嗣宣黨爲湯賓尹崑黨爲顧天峻右  
見先撥志始兩本多言明季事不詳撰人姓名按齊楚浙黨  
明史稿載之於夏嘉遇等傳中但不言顧而俞編修甯世長  
城選詩文言開雍潔志慎交忤時歸鄉里晚以節殉其事皆

所未詳俟詢之吳中稔於掌故者

姚思仁字善長秀水人萬歷癸未進士仕至工部尙書嘗以律文簡而意晦乃用小字釋其下 國朝順治初頒行大清律依其注本云

袁煒李春芳嚴訥並以供奉青詞入政府郭樸繼之世所謂青詞宰相也郭樸附高拱傳

世宗內殿設齋醮顧鼎臣進步虛詞七章且上壇中應行事詞臣以青詞結主知由鼎臣始也

明史馬森傳言森父俊晚得子家僮抱之墜而殞俊給其妻曰我誤也不之罪踰年而舉森余少時聞宛平王文貞事亦類此

洪垣言夏言顧鼎臣選宮僚溫仁和張衍慶薛僑胡守中屠  
應垓華察胡經史際白悅皇甫涪等皆庸流不可使輔導青  
宮按屠文升華子潛皇甫子安亦一時才秀雖未可期以教  
諭德成之職斥爲庸流則亦妄耳大約此公師湛甘泉以講  
學爲事鄙夷一切然如湛之貢諛鈴山不知於庸流何如也  
垣言見本傳

陸光祖爲文選郎破格擢廉能吏王化江東邵元善李琪陳  
永謝侃張澤或由鄉舉貢士或起自書吏按張澤疑卽吾鄉  
之張大被

萬曰吉哭艾千字詩膚髮臣無恙朝廷事已非斯文將墜地  
先死亦知幾遺業驚殊域孤魂戀舊磯秋風吹劒水丹旆暮

雲飛明史稿言其卒於延平呂莊生於其時文稿序有星寒  
嶽震之語又似死事於閩者今閱萬詩似亦同明史記考萬  
字允恭黃岡人崇禎庚辰進士有送吾無上人返廬山五律  
詩吾無卽吾鄉無可耶

往聞之柱川云

東樹先會大父之字也

呂莊生卒於甲子頃閱查夏重

集有輓呂徵君詩編年係於癸亥查詩云屠龍餘技剩雕蟲  
賣藝文成事事工晚就人誰推入室早衰君自合稱翁才今  
見少衣冠外名果難逃出處中身後有文休論價也應少作  
悔楊雄夏重蓋德水之門人也浙人之論如此亦不俟身後  
之索癸矣

屈翁山與長壽石濂書言其寫春霄秘戲圖素女仰俯之態



極其形容牡丹採戰之神窮其鉤索又引徐陵云優游俯仰

極素女之經文升降盈虛盡軒皇之圖勢又言其詩倩人代

作多抄寫屈詩句又引石濂回札云屈樹按原札稱兄包藏

禍心於濂詩多所改易將屈原作句為濂之句自盜竊其詩

以與濂致陷濂於鈍賊而不知据此則翁山故為石濂代筆

否則石濂以詩質於翁山而翁山誑之故其詞如此石濂固

不足道然翁山初與締交證為覺浪法嗣翁山初從天然後

以歷阿字樹按阿字亦明遺老開堂於海幢寺與澹歸佐之

佔飛來寺為下院又併實行和尚嗣僧出七千畝其後交惡

則致書及花恠一篇樹按檢玉篇無恠字古醜詆惟慮其詞

不至亦險矣哉至潘次耕游廣拙豐客耳石濂之善惡及

信徒之世系干卿何事而與以長書舉其海外紀事交通夷人詆毀 聖製干犯法紀欲傳其罪於不容誅之律則石濂謂其嚇詐不遂而發難端豈得云誣蓋果與石濂相知兼欲炫長通知釋門僧家統系則但辨洞上淵源元明法族可耳其紀事一書面語之不形於文墨可也萬一彼答詞無狀不勝惛惛之忿及後言之可也安有相見之始卽與之書且其書前數條卽舉其悖誕不法之事惟恐人之不知不聞者大聲疾呼如市井揭帖謂非由索詐不遂其誰信之觀其書述石濂云三客造濂室而進言索賕之意豈非客將潘意而欲調處其問乎則此書乃客言不遂之後索性破面而語相詆詰故致之耳大約潘非靖退之士觀其筆舌皆舞刀筆伎倆

而且自矜其能通禪理其與石濂書云今時衲子不理會本  
分事徒搖唇弄筆爭競人我增長無明此最大病然作秀才  
不理本分事而與僧徒作鬧其爭競人我增長無明乃小病  
邪又載李公亮書言石濂幼無賴而色美沈朗倩寵之沈吳  
下工畫者後背朗倩而事龔宗伯云徐陵答周宏讓書云承  
歸來天日得事間居差  
有弄玉之俱仙非無孟光之同隱優游俯仰極素女之經文  
升降盈虛盡軒皇之體勢然則宏讓蓋習容彭之術者其所  
云金液玉泉皆是語也又宏讓薦方圓於徐而徐答云方仰  
稟明師總斯秘要疑亦習此術者而忝名隱逸蓋忍媿之詞  
矣又按漢書景十三王傳廣川王海陽畫屋爲男女羸交接  
之狀又敘傳言成帝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已作長夜之樂  
又張衡同聲歌衣解金粉御列圖陳枕張素女爲我師儀態  
盈萬方知秘戲潔汚之事已見之文士筆墨如此東樹按文  
士無行自古而然千求不遂往往挾怨造謗著書流傳疑誤  
後人晚唐以來不勝縷指偶記一事附載於此徐文貞在位  
時里人有惡王元美於公者述其訕語文貞謝曰元美與不  
吝最厚吾不信以爲然客退公語諸子曰文士輕薄鄙人其

常也但以此人才藻吾卽收之藥籠豈可麾之門牆收之則  
可轉毀爲譽麾之恐譏訕不但出諸口且入青編矣乃愈厚  
元美丁巳春吏部將以大計黜元美公力救之已又擬遷元  
美長史公復力止之穆廟登極公首爲元美尊人訟冤力引  
其兄弟出山於是元美兄弟稱門下士口語手錄無不稷契  
文貞矣此故文貞之智而如元美者居何等哉見五葦志遷  
國初兵入廣州明唐王弟聿鏐大學士蘇觀生趨走吏科給  
事梁鑒走問計鑒曰死耳復何言觀生入東房鑒入西房各  
拒戶自縊觀生慮其詐稍畱聽之鑒故扼其吭氣湧有聲且  
推几朴地久之寂然觀生信爲死遂自經明日鑒獻其屍出  
降此與宋張洎事相類洎事南唐城陷給光政使陳喬同升  
閣欲與俱死喬自經氣絕洎不死而下樹按陳喬事見國史  
本傳長編注以爲喬  
死洎猶不知國史本於九國志所言恐未可信若  
蘇觀生梁鑒之事自不誣然慮詐畱聽孰傳之乎  
王元美曇陽子傳所載蛇許十五日早來等及女死時淚交

於曉世貞進曰非所望於吾師也又記其拜宗祖拜大父母及拜叔父母拜族屬拜其父母其父母哭失聲又屬啟其夫徐景韶之窆而祔之又記聞柵外哭復張目曰母哀此豈化者邪又記王元馭之語今人間鈎隱弔恠彼其逞臆於七寸之管何限也云云聞曇陽子或云爲妖魅所惑或云有醜行皆不可臆知而元美與元馭比妮而爲之傳以惑世而蓋其醜其所言者白日鬼語何足挂齒牙哉至屠緯真之徒又皆附於二王公故其撰說亦多附會其事皆君子所羞言者也

樹按四部稿所爲他傳及諸雜文筆墨多類俳優小說然則雖多亦奚以爲世之無識而詒癡者殆不止和成績也相傳弇州以四部稿遺高邑趙忠毅公趙隨手散之村僮里媼人持一二帙而去則當日薄之者不止歸熙甫也

羅文止晚號艮齋天啟丁卯舉人年六十四爲上杭令唐王

時爲禮部儀制司主事卒年六十六與艾千子死時相近蓋  
順治丙戌之冬也見吳堂傳又文止爲其始祖碑記題云始  
祖大中丞文莊公神道碑記文云文莊公諱袍字德稱漢大  
司農 公之後以黃巢之亂與柏林學士穎起兵助危公全  
諷云云按全諷於唐鍾傳節度鎮南軍之時據撫州而羅穎  
者南昌人於南唐後主時曾及第及宋師下金陵穎再舉不  
第道經漢高祖廟作詩譏之頃之免冠伏地數日卒而羅袍  
無所見然觀文止題稱蓋丘里鄙俗之傳亦不足論矣

又與某公書云自反生平雖介然一夫存乎宇宙而於天文  
樂律軍政無不加心求爲可用之學於今日亦儘自信以爲  
實有當於事宜而阨之下位如是而言不悲亦強說也

樹按  
使文

止作時文人不知而不愠又不知如何發揮乃知文士不體道代聖立言皆空說也使其得用必不濟事

嘉靖末山陰諸狀元大綬官翰學置酒召鄉人徐渭文長入夜良久乃至學士問曰何遲也文長曰頃避雨士人家見壁間懸歸有光文今之歐陽子也迴翔雜誦不能舍去是以遲耳學士命隸卷其軸具來張燈快讀相對嗟賞至於達旦四明余翰編分試禮闈學士爲余言熙甫之文意度波瀾所以然者熙甫果得雋也樹按此未知所出恐未可信好事者爲之文與時文異貌安得意度波瀾隨文相印二人者按程索之卽得耶

陸放翁渭南集有跋劉凝之陳令舉騎牛圖凝之劉煥道原之父也令舉名舜俞嘉禾人令越之山陰以召試館職上書力詆時政謫監南康軍酒稅到官與凝之日跨雙犢以窮泉

石之勝曾作騎牛歌當時傳之此圖爲二公作也偶閱陳眉公古文品外書放翁跋以爲晉書隱逸劉凝之此與其以王子淵爲庾信同時之王褒同爲無據也

王文忠禕有青巖叢錄頗言釋氏及道教事然序佛家三教與宋學士一序大概相同

樹按宋序一首未詳何篇記檢

艾千子於天啟丙寅與周介生論文書云欲於古文定待二書外爲文勦文妖文腐文寃文戲五書以譏文之無當者使人知所避而發憤讀書以知古人高深誠拙之所在其意善矣而文勦所譏有云先漢兵農婚喪大費皆取給馮翊扶風京兆今朝廷大事戶工二部實爲之於大興宛平無與也輒曰無以佐縣官之急可乎不可乎按漢時財用屬大司農少



府水衡未嘗以兵農婚喪大費取給於三輔也所謂縣官者如王制天子之縣內而因名中都官爲縣官耳時亦稱天子爲縣官緣不敢斥言至尊也可以之當後世之縣令乎況馮翊扶風京兆而云縣令尤非也漢時無養兵之費千子所云農費未知云何至婚喪之費不可考然如田延年傳云大農餽車三萬兩載沙平橋送方上則喪費豈取於三輔也

錢牧翁答徐伯調書云廬陵眉山以間世傑出之人當聖宋雍熙之會天下望風景仰如瑞人神士朗出天外一言一字不輕徇人人亦不敢曲望其徇也今所處之地譬如人在井中雖大聲哀號猶不能貫行人之耳況敢仰面而唾人耶按樹有學集文大抵穢惡人骨與王元美相類卽如此書似爲自考公案然不成議論言意雌弱旣以今人爲梯則其能過於

李王者幾何觀其自言少時名國部稿後乃覺悔又記  
湯義仍評抹弇州文因盛推湯文皆未詣徹強爲高論耳  
安肅黃芽欲作莖如飴輦運入神京晴窗潑墨綠何事偏動  
憂葵賤女情此長洲何編修焯爲友人扇頭墨筆生菜題句  
也時值

景陵倦勤儲位久虛雖

憲皇當壁

天眷所歸而中外臣民未測淵旨何故託寄瀟室之憂云爾  
何博雅愛文工書讐校書籍精審一時鮮其匹少執贄於海  
虞翁尙書叔元之門翁官祭酒日何爲太學生是時睢陽湯  
公方巡撫蘇州柄臣有不快於公者將文致其罪集廷議以  
祭酒爲清議所取信翁又吳人也詆誘之海虞承風靡然何

率同舍生詣翁索舊時名刺削門生之籍率知名者數人出都門不應京兆試又嘗師徐尚書乾學著弟子錄徐戊辰主試何應坊賈請多咄點試文徐怒屬廉使將置之獄後緣緩頰者徐釋憾而止其後安溪李文貞方倡洛閩之學何承事之何故寢饋舉子業當時場屋之士率推其鑒裁之密然艱於自運入號舍呶唔晝夜不成篇納卷而出藉輿援供奉內廷其鄉會皆未中式胥

御賜也安溪嘗曰以屺瞻之學天假一枝筆其可敵乎何於詩無所解悟少宗仰常熟馮班號鈍吟者嘗以詩就正新城王司寇王謂人曰屺瞻談時文自佳何必詩耶何聞大恨終其身

東樹按沈果堂作義門行狀亦及此二事而不欲明言之此記徵實

脈脈盈盈人與水纖縑曾付審修通可憐垂老茅閨女哭到  
蒼天頰暈紅血氣尊親頸盡延容眞如地蓋如天已增虞舜  
巡方歲竟少唐堯在位年踐食虛過五十餘太平無事擁詩  
書只今粗識詩書味不把鋤犁恩便殊何人不識君臣義罕  
喻君臣一綫情深淺豈眞關貴賤吟窓搖筆泪縱橫右雲間  
顧學士成天恭輓

景陵詩也顧游京師入太學年五十餘無所知遇於雍正年  
間爲四絕句投太常蔡嵩門者皮閣不爲通蔡未之見也異  
日蔡以奏事不稱旨

憲皇詢以典故蔡亦不甚了悉

上曰汝未足於我國家典制耶蔡苦重聽又惶懼訥於占對

上益怒遂下於理是時浙人汪景祈查嗣廷俱以私撰見法  
遂亦疑蔡腹誹意有篋藏別記籍其書冊無有得顧此詩  
上大感悼謂爲草野懷忠孝且以蔡善取友端人可信釋之  
復其官遂召顧遣問生平令其二子入監肄業其年秋顧試  
不中式賜舉人次年會試復擯落賜進士改庶吉士遽授職  
命侍

肅成講帷顧本拙於詞翰詩豈足繪畫乾坤蓋值  
泰陵聖孝純深雖

鼎湖之馭方遙而劒鳥所觸動結  
宸悲輒生效哀同於耘鳥乃上膺

帝遇洵異數矣

明汪孟洋字望之信陽人仕至大理寺卿詩有有涯集乃何仲默女弟之夫也仲默初娶張繼娶王朱竹垞明詩綜以爲仲默外弟殊誤

曾文迪雩都崇賢里人師事楊筠松所著有八分歌 廖瑀

字伯玉甯都人三傳之下居金精山自稱金精山人著有懷

玉經 卜則巍字應天贛縣人著雪心賦以上三人見江西通志

予少習句讀有五經旁訓尙爲舊本不知肇於何人近知昉於明初朱升升字允升號楓林休甯人少師同里陳櫟亦嘗就學於九江黃澤升嘗謂先儒作傳注求以明經也俗學皆誦經注使經文斷裂旨趣不融乃作諸經旁注離觀則逐字

爲訓合誦則條達成章云

東樹按元虞陵李恕字省中有五經旁注六卷

周亮工嘗稱歎人程邃穆倩晉江陶碧石公善印次則歎人江皞臣吳中周爾森莆田吳平子晉林兆熊

李來泰字仲章臨川人箸有蓮龕集亦見江西通志

援鵠堂筆記卷第四十七

雜識三

戰國策四國攻秦姚賈對曰云云高誘注姚賈譏周公誅管蔡不仁不知者在孟子之篇按四國攻秦蓋當秦孝文始皇時與齊宣王孟子遠矣此高誘之疎謬姚賈與韓非同時韓非來秦秦誅非据六國表並在始皇十四年東樹按王莽傳莽自以虞帝之後謂虞帝之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媯在周曰陳在齊曰田在濟南曰王姚媯陳田王凡五姓者皆黃虞苗裔如陳完田完陳軫田軫各見高氏所由以姚爲陳與段氏王裁但以古音假借求之謂先韻之田借真韻之陳然則陳姚又何說耶

說苑尊賢篇孔子言衛靈公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用之無不達也蓋其人曰王林國字屬下柳子厚文誤用



葉夢得石林燕語父沒稱皇考於禮本無見

瑩按特性饋食禮有皇祖之稱

鄭注皇君也言君祖尊之也曲禮記下父曰皇考母曰皇妣何謂於禮無見

王制皇考廟曾祖也

屈原稱朕皇考曰伯庸以皇考爲父故晉司馬機爲燕王告

祔廟文稱敢昭告於皇考清惠亭侯後世遂因不改漢議宣

帝父稱蔡義請諡爲悼曰悼太子魏相以爲宜稱尊曰皇考

則皇考乃尊號非所得通用

樹按錢氏養新錄謂宋徽宗始禁止之南宋以後遂無敢稱皇

考者

朱子家禮作神主式無官爵者俱稱府君語類答直卿又曰

無爵曰府君夫人漢人碑已有只是尊神之辭如湘君夫人

之類府君如官府之君或謂之明府今人亦謂父曰家府君

何基氏於莊式之間主式亦據此作答而明呂坤作四禮疑

曰府君孺人爵也生爲庶人死而爵之可乎姚翼家規通俗  
篇引湛甘泉告祖文稱曾祖處士府君耶文莊輯家禮亦稱  
處士府君又援詩楚茨先祖是皇朱子注皇大也君也而慶  
源輔氏曰君卽是府君之謂則府君乃人子尊祖考之辭非  
以爵稱也明矣按毛傳皇大也箋皇唯也言先祖以孝子祀禮甚明故精氣歸往之至如金石  
錄所載漢碑及唐人集不一而足東北海濱于長夏君碑有云  
守周府君巴郡太守樊府君王右丞集有臨海伏府君集序  
太守任府君碑席豫爲楊仲宣碑稱仲宣尚書府君劉禹錫  
爲興元節度王公先廟碑亦有府君之稱又晉武帝太始二  
年立廟追崇征西將軍豫章府君穎川府君京兆府君其後  
有司奏議亦多稱府君又宋武稱相國掾府君六世祖右北  
平府君文仲子稱同川府君則皆不以專稱太守爲府君也  
然漢人又有考君之稱若蔡邕爲胡公夫人哀讚有云追惟  
考君存時之命孔安國孔文舉稱先君孔子孔臧孔鮒與弟

書亦然張湛列子注序稱先父方正學為貞惠公行狀稱先生湯開遠稱其家尊若士為家先生舊唐書傳論姚思廉受漢史於家尊謂姚察也春秋時多稱其國之先世為大夫者曰先大夫如卻克之稱先大夫則謂之頌從先大夫於九原正義謂文子之祖父也范蔚宗逸民傳論稱范泰曰先大夫宣侯樹按班孟堅東都賦先臣之遺式謂相如楊雄也

卻掃編云故事臣僚封贈母及祖母不同存歿並加太字曰

太夫人太君政和間劉安上建言太者事生之尊稱也樹按如翟

宣傳岑彭傳潘岳賦杜子美詩皆然封母而別之以太所以異於其婦若既沒

並祭於夫若加太字尊稱是以尊臨其夫也名義未正詔允

之自是凡追封者除去太字按帝者之祖母稱太皇太后既

升祔稱皇后正此比也而世之學士臨文多有謬誤失之不

考耳

今人稱人妻曰尊夫人誤也古人以稱其母如唐書鄭善果傳竇建德將王琮獲善果誚之曰公隋室大臣也自尊夫人亡清稱益衰昌黎孟東野墓誌亦稱其母爲尊夫人

晉書蘇林對峻稱其祖父乘爲尊祖溫嶠對謝尚稱其父鯤爲尊太君

古稱丈人皆對尊者之稱耳若壻稱婦翁但謂之舅蜀志先主傳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則如今之表叔

樹按獻帝母董太后則承其舅

舅非表叔史記匈奴傳漢天子我丈人行唐書杜黃裳壻韋執誼

曰丈人甫得一官何得敝口議禁中事元載傳有丈人來從載求官皆似泛稱北史袁律修爲姨丈人崔休深所知賞唐

人又有丈母之稱如韓滉謂劉元佐丈母垂白不可使率諸婦往填宮也

樹按顏氏家訓命子拜伏呼丈人申父友之敬又譏周宏讓以丈人之稱施於婦人盧抱經引

史記荆軻傳索隱引韋昭漢書宣六王傳並以施於婦人證顏氏誤譏又丈母之稱亦見顏氏家訓又歐陽公稱胥偁爲丈丈見與刁景純書丈丈之稱似徇俗不典

張禹傳祖父況族姊爲皇祖考夫人光武稱況爲大舅

外宗內宗見禮記雜記疏外宗謂君姑姊妹之女及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內宗君五屬之女也爾雅母之姊妹爲從母韓集韋丹墓誌銘以甥孫從太師魯公眞卿學按丹本傳外祖顏眞卿左哀二十五年傳夏期太叔疾之從孫甥也注姊妹之孫爲從孫甥崔祐甫祭獨孤常州文稱及爲從孫甥自稱從祖舅丹於魯公爲外孫韓公文稱甥孫未詳甥孫卽外

孫樹按元微之集第六十卷有祭庾侍郎太夫人文稱外孫女壻何義門曰變甥爲壻始於張博見漢書外戚傳

姑之子爲外兄弟舅之子爲內兄弟見於喪服傳及史傳中俱可考王介甫憶昨詩示諸外弟按介甫之父娶於徐繼娶於吳介甫吳出也則稱吳當曰內弟而稱外弟何也又介甫稱其夫人曰婦子女曰女子於古亦乖古人稱女子子

禮記姑之子謂舅之子爲內兄弟舅子謂姑之子爲外兄弟而左傳成十一年載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是二子者皆聲伯母嫁管於奚所生者則又以出母之子爲外也

姑舅及兩姨姊若女可爲婚弛禁不罪見明史朱善疏附劉三吾傳樹按北周書宣帝紀宣政元年遣大使詣諸州詔制九條其二曰母族絕服者聽婚按先是武帝建德六

年詔禁不得娶  
母同姓故也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自稱王君

吾鄉方學士靈皋每於碑傳之類靳稱人以公然觀鄭元傳  
孔融爲立鄭公鄉曰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  
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知其高  
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据儒林  
傳又有毛公江公魯申公培師古注公是號培名也劉歆移  
讓太常博士書亦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於此稱公者不能  
更僕不得以南史顏延之詆何偃身非三公又非田舍之公  
又非君家阿公之語爲據也

今人多以本朝對異代而言誤始於宋人按後書宗意傳言

蕃國婚姻之盛過於本朝蓋對諸蕃而言也前書蕭望之傳望之雅意本朝出爲郡守內不自得阜陵王延傳誠非本朝之所樂聞孟子立乎人之本朝亦如此解

郎官上應列宿乃五官中郎將及左右虎賁中郎將諸員非郎郎也馬氏通考中已辨之然唐書韋湊傳云其祖諧貞觀中爲庫部郎中與弟吏部郎中叔謙兄主爵郎中叔武同省時號三列宿則自唐已爾

書稱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蓋官不復錄爲兵車之用聽其耕牧而已程大昌因其地在河山阨束取孔穎達杜預爲證云華山之旁尤乏水草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腐儒穿鑿如此右一則偶閱雜說載之似是明人



語也

歐公劉原公墓銘云得驚眩疾告滿百日求便郡上曰如劉某者豈易得也復賜以告按此賜告義猶漢不異近時居官得疾得歸調理病痊補官此猶賜告也老病告休多云予告此非也蓋漢時言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此最優異者蓋假休以息其勞如休沐耳蓋聽其來而居官非退而不復者也

王安石在經筵乞坐講劉攽曰侍臣講論於前不可安坐避席立語乃古今常禮君使之坐所以示人主尊德樂道也若不命而請則異矣余向以曾子固講官議疑出於貢父按此與子固議不同又龔鼎臣傳王安石侍講欲賜坐事下禮官

議鼎臣言不可安石不悅鼎臣鄆州須城人字輔之又南豐講官議茅順甫以爲爲伊川爭講坐而發不知伊川之爭在元祐子固不及見也方望溪云前此無爭坐講者此亦不考也此蓋介甫所爭當坐而講劉貢父龔輔之以爲不可者也子固公族議孫永宜城長渠等記皆爲諷介甫而作

梁武帝時馮道根卒是日輿駕春祠二廟及出有司以聞帝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昔柳莊寢疾衛獻公當祭請尸曰有臣柳莊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聞其死請往不釋祭服而往遂以祫之道根雖未爲社稷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帝卽駕幸其宅哭之甚慟按君之於臣如此而伊川乃謂不宜弔溫公之喪宜其來子瞻之譏矣

朱子答汪尚書書云宋公以外祖無後而歲時祭之宋蓋朱公垂綬也楊徽之外孫汪玉山汪應辰聖錫也汪外王父不知何人記詳又答汪書云某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矣然未能有得云云按朱子云所師之人疑卽雲際院淨悟也淨悟建陽後山人晚自尊勝院退居南山雲際院見大全集書先吏部與淨悟書後鄧潛谷云蓋謂道謙也管志道云朱子晚年祭開善院道謙禪師痛悔闢佛之旨

東樹按世人誣朱子者多假疑似之詞莫須有之事著書立言不可勝數管志道此說必不然頃檢大全集無此

邵氏聞見錄載程琳獻武后臨朝圖以媚章獻事且言琳死某公受潤筆帛五千端作碑誌極其稱贊天下無復有知其

事者矣按某公蓋謂歐陽也

樹按小說之書多不可信往往承虛誣鑿盛德如梅堯臣碧雲

駁孔平仲野史司馬公涑永紀聞王禹偁建隆遺事張師正拾異志倦游錄陳師道叢談王安石日錄蔡條國史補相山野錄前人辨駁多所誤蓋邵氏此段恐亦類此雖昌黎作韓宏碑不無曲筆諛墓之譏而歐公恐未必爾學者慎言之可也考歐公此文稱奉詔爲銘又嘗與文簡往來則固不得載此事其家或有所酬遺亦人情之常若以五千端帛而曲筆非歐公之行也且獻圖事本傳載之非天下無有知者

宋藝祖之崩斧下燭影之疑見於湘山野錄錢牧翁謂李仁甫長編載之按燾傳何熙志言燾長編紀魏王食肥羖語涉誣謗以此見於奏劾況於祖宗傳授之大而敢漫筆之乎他日燾卒孝宗嗟悼曰朕嘗許燾大書續資治通鑑長編七字且用神宗贈司馬光故事爲序冠編云云則燾恐未敢如此也孝宗紀李回曰藝祖不以大位私其子發於至誠張守曰藝祖諸子不聞失德而傳位太宗當時臣子之言如此豈得

以湘山野錄上誣太宗乎長編余未見俟他時考之

樹按長編今四

庫書有刊本提要稱壽探摭浩博或不免虛實並存疑信互見未必一一皆衷於至當不但太宗斧聲燭影之事於湘山野錄考據未明遂爲千古之疑實云云則是先生所疑此事與後來作提要者見閤合也

王文簡居易錄据邵氏聞見錄云司馬文正公無子以從子康爲嗣最賢元祐間方欲大用而康早卒子植字公立亦有賢聲早卒無子按東坡神道碑三子童庸皆早卒康今爲祕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栢皆承奉郎不言康爲公之從子宋史本傳亦同又秦檜傳檜禁私史司馬伋言涑水紀聞非其曾祖光論著之書則公有後矣事在紹興十五年伯溫卒在紹興四年頃閱范冲傳

宋史

儒林於孝宗時請以溫公之族曾孫

主公祀則公果無後矣

計按此條後來錢氏義新錄亦載之

放翁姑惡詩題云夏夜聞水鳥聲甚哀苦若曰姑惡感而作詩按放翁初娶唐氏不得於姑而出翁暮年沈氏園詩所以作也翁詩意未必感此然非所宜命題也事見齊東野語與馬貴與通考所記微異通攷謂放翁之父出之

歙縣圖經篁墩湖在縣西南程靈銑宅在湖東二里靈銑父葬其地後爲陳武帝佐命功臣見御覽六十六卷往見上海黃中允之雋言歙之篁墩本黃墩黃姓聚族而居明程克勤易爲篁因以爲號後人不知爲黃矣當時惜未舉此語之空向死人爭地界而程之居此古矣又按宋朱弁字少章於朱子共六世祖於朱子祖森爲三從兄弟其先世自吳郡徙新安黃墩黃墩作黃則黃之雋云程敏政始改篁似亦不誣

真西山嘗自爲箴曰學不如臨邛之遽量不如南海之寬制  
行劣於莆田之懿居貧媿於義烏之安按臨邛魏華父莆田  
陳師復南海劉鎮字叔安嘉泰二年進士學者稱隨如先生  
義烏未詳

樹按困學紀聞原注南海  
崔與之義烏徐僑與此異

真西山跋東坡書歸去來辭云東坡謫嶺南故舊少通問者  
在蜀惟巢元修在吳則僧契順皆從步萬里訪之於荒陬絕  
徼之外元修以是登名青史號稱卓行而契順亦託此以傳  
真可敬哉

已卯歲除前十日  
書於南昌郡齋

又書云近歲有嘗登大人先生

之門者旣而黨議起其人畏禍匿跡過門不敢見則以書謝  
曰非不願見也懼爲先生累耳先生答曰予比得一疾奇甚  
楫鬼則能染人不來甚善問者代爲汗下吁之人也蓋以通

經學古自名者也又劉後村跋西山與李固之書云先生自  
禮部免歸也流言方謹後禍叵測道遇某尙書被召謁之其  
人辭以疾不出見某舍人先生故吏也入都不敢由浦城迂  
塗取上饒而西是時天子初無怒先生意其所交游萬無連  
坐之理而人情過於避就如此

李習之與李逢吉書凡居上位之人皆勇於進而懦於退但  
見已道之行不見已道之塞也又言柳泌爲刺史宰相不能  
顯辨其事忍恥署勅內愧私嘆又自恕曰吾道尙行吾言尙  
信我若引退誰能輔太平邪此等皆千秋牛渚之犀照也按樹  
徐仲車有言尊官厚祿人之所好也安肯曰吾不才吾辱其  
位甚者亡人之國危人之天下不顧也此皆椎心刺骨之言  
明道雜識掌禹錫學士試監生砥柱勒銘賦乃唐太宗銘禹



功而掌公誤記爲太宗自銘其功以宋漁中第一其賦悉是  
太宗自銘韓汝玉時爲御史章劾之有無名子作一闕嘲之  
云云中有秀才冥子裏語俗謂昏也

宋荆溪吳子良作林下偶談言金華唐仲友字與正博學工  
文熟於度數居與陳同甫爲隣同甫雖工文而以強辯使氣  
自負度數非其所長唐意輕之而忌其名盛一日爲太學試  
官故出禮記度數題以困之同甫技窮見黜旣揭榜唐取同  
甫卷示諸考官咸笑其空疎同甫深恨

元遺山與人贈答詩云學道有通蔽令人乃其尤溫柔與敦  
厚掃滅不復留高塞當父師排擊劇寇讐眞是未可必自私  
有足羞古人相異同甯復操戈矛春風入萬物枯槁將和柔

克已未有加歸仁亦何由先儒骨已腐百罵不汝酬胡爲文  
字間刮垢搜癥疣吾道非申韓哀哉涉其流大儒不知道此  
道信以不我觀唐以還斯文有伊周開雲揭日月不獨程張  
儔聖途同一歸論功果誰優戶牖徒自開膠漆本易投九原  
如可作吾欲起韓歐遺山之論如此寔足中諸大儒詆訶前  
修之病

樹按遺山此論雖正而粗尙容商量若以與聞斯道  
而論則宋元豐已祀韓公理宗端平二年祀歐公並

胡瑗孫復東坡十人皆祀排擊寇仇未之聞也後來詆道學  
仇程朱者著書攻毀百端如朱彝尊等皆祖此立論而自謂  
平允其實粗淺虛誣

一與考實皆無稽也

元虞文靖有送李彥方閩憲詩其序云先正魯國許文正公  
實表章程朱之學以佐至元之治天下人心風俗之所係不  
可誣也近日晚學小子不肯細心窮理妄引陸子靜之說以

自欺自棄至欲移易論語章句直斥程朱之說爲非此亦非有見於陸氏者也特以文其猖狂不學以欺人而已此在王制之必不容者也閩中自中立之歸已有道南之歎仲素愿中至於元晦端緒明白皆在閩中不能不於彥方之行發之去一賊吏治一弊政不如明此一事有以正人心儒者之能事也按文靖從游吳文正之門文正之學以象山爲宗而虞公立論如此則師弟所學亦有不必同者耶又是時文學修明談道講藝各有師承洛閩之教方昌而好異之士已復別鶩旁驅則源遠而末益分無惑乎後此岐途之百出也

東樹按文

正嘗爲學者言朱子道問學功夫多陸子靜卻以尊德性爲主學問不本於德性則其弊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果如陸子靜所言矣今學者當以尊德性爲主庶幾得之按此論本朱子自言見大全集答項平甫書蓋欲以警學行其實朱子何

嘗不尊德性今草廬抑揚其辭遂有左袒下手之意其誣朱子誤後學非細其識見尚不如朱澤雲此一大公案不得不辨文靖有跋朱子答陸子書其言甚切學者當取以參閱焉

楊敬仲與傳道夫書云天乎吾道之亨乎自兩楹夢奠雖漢之黃叔度唐楊文簡公未知深淺本朝濂溪明道康節所覺未全伊川未覺道夫舅仲皆覺右見魏鶴山跋三傳祠記行狀按慈湖言語披猖如此諸老先生皆遭詆訶而許區區之傳道夫正夫爲全覺不顧後人齒冷乎宜鶴山之撫然也 閱真西山跋傳

正夫慈湖行述其言稍附麗伊洛門庭語想亦自掩飾其初之猖狂也樹按如近世學者痛詆唐陸孔而推戴琳痛詆程朱而推戴震同其猖狂

宋賈魏公昌朝建議修唐書初命王文安宋景文楊宣懿趙少卿張尙書余尙書爲修纂會魯公趙龍圖周翰何密直公

南范侍郎景仁邵龍圖不疑宋集賢次道爲編修而賈爲提  
舉賈罷相用丁文簡丁卒用劉丞相劉罷用王文安王卒又  
用曾魯公中間景文以修慶歷編勅不到局趙守蘇州王丁  
母憂張楊皆補外後景文獨秉筆久之歐陽文忠領刊修遂  
分作紀志會亦以編勅不入局周翰亦未嘗至公南遷開封  
幕不疑以目疾辭去以王忠簡秉彝補其闕頃之呂縉疑入  
局劉仲更修天文律歷志將卒業而梅聖俞入局修方鎮百  
官表嘉祐五年始成書右王阮亭古夫于亭雜錄一則未書  
所本按王洙諡文文安未詳張尙書疑是張觀劉丞相疑劉沆趙  
師民字周翰

虞文靖道園集言問前輩言眉山李仁甫就蜀置局著宋通

鑑長編而北兵卒至盡亡其書至東南追憶成書數百卷又云宋晚禮部尙書王公伯厚最彊記而我從大父祕監公與之齊名按祕監未詳

又云余幼時見豫章布衣孫 吾每得書覽記不忘每有問必舉之終其篇蜀人范大治亦善記嘗言幼在蜀從余先世得盡見六經緯時爲余讀一篇余時尚小不能通其說時范公已七十餘矣其後同朝友四明袁公伯長蓋學於王氏得其記書之要而秦定執政東平王公繼學見書輒記無復再覽朝省吏牘過目無所遺

臨川晏氏譜序云故宋盛時若呂申公韓魏公富鄭公會魯公司馬溫公桐木韓家子孫南渡後仕宦功業猶可考見內

附以來邈乎無所聞於四方又云王荆公子孫四十年前在金陵嘗見一二人今祠下亦有三人耳按荆公自元澤之亡無他子姓秀亦無子東樹按桐木韓家南陽持國後也

倪行簡墓志云成均子弟員常五百六十人江南之士在列者數人耳樹按元時北方之學得自江南其後北學大盛南學之衰至此可以考一時盛衰之迹

跋濟甯刻九經四書云先正許文正公得朱子四書之說於

江漢先生趙氏按德安趙復字仁甫東樹按跋云是時千戈未靖六經板本中原絕

少學者皆自鈔寫其後朱子論孟集注學庸章句傳至北方板本至者尚寡及至元混一東南南書頗易致而闕里無專本

李氏瑋始刻四書九經以應四方之求云云又新喻州儒學記云世祖皇帝觀兵江上得江漢趙氏盡以朱子之書北還

魯國許文正公首得小學之書傳信表章躬踐以為教又推致乎聖經賢傳之遺而斯文之正緒大明於天下云云

林下偶談言淳熙間永嘉英俊如陳君舉陳蕃叟蔡行之陳

益之六七輩同時並起皆赴太學補試芮國器爲祭酒東萊  
爲學官告芮公曰永嘉新俊不可不收拾君舉訪東萊東萊  
語以春秋一題且言破意就試果出此題君舉徑用此破且  
以語蕃叟蕃叟其從弟也遂皆中榜此蓋以譽望取士猶有  
唐人之風雖私而實公也

後漢書胡廣傳法雄敕其子眞助其求才雄大會諸吏眞於  
牖間密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廣到京師果第一注故事孝  
廉高第三公尙書輒優文勞來舉將於是公府下詔書勞來  
雄

李昉所居有園亭別墅之勝多召故人親友宴樂其中旣致  
政欲尋洛中九老故事時吏部尙書向敏中年七十九

敏中  
由吏



部尙書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左諫議大夫楊徽之年七十  
真宗曰朕自卽位未嘗除僕射  
五鄂州刺史魏丕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李運年八十水  
部郎中朱昂年七十一廬州節度副使武允成年七十九太  
子中允致仕張好問年八十五吳僧贊甯年七十八議將集  
會蜀寇而罷

王文簡居易錄言馬仲塗家藏蔡君謨一帖云梅二馬五蔡  
九仲春寒食前一日會飲於普照院仲塗和墨聖俞按紙君  
謨揮翰蘇談中峰和尚草堂馮海粟煉泥趙松雪搬運中峰  
塗壁二事風流名勝正可作對邢和璞居崧山伐薪汲泉皆  
是名士千載而下如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恨不傳之丹青耳

樹按蘇談一卷  
明楊循吉著

宋李昭玘自號樂靜先生寓意法書圖畫貯於十囊命曰燕游十友以爲與今人交或趨附而陷於禍吾甯與十者交久益有味也見本傳

朱子與陳同甫書云震之九四向來顏魯子以納甲推賤命以爲正當此爻常恨未曉其說今同甫復以事略推配與之

暗合如此然則此事固非人之所能爲矣樹按晚郡陳進士世鎔以易推人生

命得某卦一爻以爲之主復以次推諸卦每卦當三年每二爻當一年卽以爻辭卜流年吉凶自謂創造後見宋史掌禹錫傳禹錫喜命術自推值生日年庚寅日乙酉時壬午當易之歸妹困震初中末三卦以世應飛伏納甲五行析數推之卦得二十五年分三卦合七十五年約半祿秩筭數盡於此矣其與陳君所推若爲異同雖不知要之前人已有是術

五代李琪少孤貧苦學尤精於文賦昭宗時李谿父子以文學知名於時琪年十八九袖賦一軸謁谿谿覽賦驚異倒屣

迎門因出琪啞鍾賦指示謂曰予嘗思近年文士辭賦皆數句之後未見其賦題吾子八句見題偶屬典麗吁可畏也琪由是知名右後唐書見御覽五百十七五代史李琪傳不載

樹按此言甚陋自不足載因是可見史裁

歐陽公跋茶錄云義獻以來遺迹見於今者多矣小楷惟樂毅論一篇而已今世俗所傳出故高紳學士家最爲真本而斷裂之餘僅存者百餘字爾此外吾家率更所書溫彥博墓銘亦爲絕筆率更書世故不少而小字亦止此而已

虞道園題吳傅朋書云予幼見所題滕王閣扁深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脈屈折生柴之態又聞宋阜陵欲易其九里松題至十數而卒不能及因使塗字以金而署之

樹按道園此跋論書甚詳

當取全  
觀之

昔者鄂君子皙之泛舟新波之中也榜柁越人歌之曰濫兮  
汜艸濫予昌枻澤予昌州鋌焉乎胥胥縵予乎昭漣秦踰  
慘惺隨河湖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爲我楚說之乃  
召越譯而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舉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  
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  
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右見吳立夫與黃  
明遠論樂府書與說苑所載異記詳所出又按此歌前記其  
聲如樂府擁離趾中妃呼稀之類也

崔巖與魏收以雙聲相嘲巖曰遇魏收衰魏答曰巖顏腥瘦  
是誰所生羊頤狗頰頭團鼻平飯房笮籠著孔嘲玆以後字

母言之遇魏疑母收衰審母巖顏疑母腥心母瘦審母是誰  
禪母所生審母羊頤疑母狗頰見母頭團定母鼻竝母平滂  
母飯房奉母笈籠來母嘲知母玎端母

羊戎好爲雙聲語曰金溝清泚銅池搖漾旣佳光景當得劇  
棋金溝見母搖漾喻母清清母泚穿母銅定母池澄母旣佳  
光景竝皆見母當得端母劇羣母棋見母

晁氏讀書志李庭中捉臥甕人事數一卷以畢卓稽康劉伶  
阮孚山簡阮籍儀狄顏回屈原陶潛孔融陶侃張翰李白白  
樂天爲目有趙昌言序此書予未之見蓋酒令也不知其戲  
若何爲之唐陸秉爲木射圖作十五筭以代侯擊地毯以觸  
之飾以朱墨字以貴賤之朱者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墨

者傲慢倭貪濫仁者勝濫者負而行一賞罰焉嗚呼此戲猶古人之風古人之言也後人欲倣其戲正當易其所爲朱墨者而貴賤之

弇州云每見史傳稱百六陽九而不得其說按洪景廬續筆云以歷志考之其名有八初入元百六曰陽九次曰陰七又有陰七陽七陰五陽五陰三陽三皆謂之灾歲大率經四千五百六十而灾歲五十七以數計之每及八十歲則值其一然則陽九卽承百六而言所謂天灾蓋不止陽九也及考張世南游宦紀聞所載王湜太一時候備檢則云四百六十五年爲一陽九二百八十八年爲一百六陽九奇數也爲陽數之窮百六偶數也爲陰數之窮與景廬不同而甚有理又云

后羿寒浞之亂得陽九之數七云云

詳見四部稿

範按漢書王莽

云予遭陽九之厄

樹按匈奴傳嚴九諫王莽亦曰今天下遭陽九之厄

吳都賦云世濟

陽九亦以當旱災也王制孔疏亦與漢志不殊元美都不檢尋而信一小說不根之談王浚子不知爲何書也似妄男子爲之耳而弇州云甚有理予亦不辨其理之安在

又云方言以十二時爲十二屬不知所本按已見蔡邕月令正義鄭康成傳又南齊書五行志載永元中童謠曰野豬雖鳴鳴馬子空問渠不知龍與虎飲食江南墟解者云陳顯達屬猪崔慧景屬馬非也東昏侯屬猪馬子未詳梁王屬龍蕭穎胄屬虎云云又北周書宇文護傳言齊主爲護母閭姬作書與護云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

屬蛇云云元人多以十二生肖配年爲號所謂狗兒年羊兒年

二十八宿連四方爲名者惟箕斗井壁四星而已壁者室之外院箕在南則壁在室東故稱東壁鄭稱參傍有玉井則井星在參東故稱東井推此則箕斗並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右毛詩大東疏

後漢書胡廣傳注引漢雜事羣臣之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日章二日奏三日表四日駁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以聞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言下稽首以聞其中有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謁者臺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甲乙上公台

樹按先生此記稱胡廣傳注乃

文吏試牋奏句下注今南監板本脫去此注汲古本有之又見蔡邕獨斷其辭微異

戰國策趙燕對武靈王臣謹修衣服以待令甲按漢書注令

甲令之次第此云令甲異

樹按詳後書章紀元和三  
年令丙注引前書音義

雒陽伽藍記言國子學堂有孔子像顏淵問仁子路問政在

側

又於報德寺記開道門御道東有漢國子學堂前有三種字

石經往見杭大宗編修石經考異不記曾載此條否

又記翟泉西華林園內奈林南有石碑一所魏明帝立題曰

苗茨之碑永安中莊帝於華林園馬射百官來讀碑疑苗字

誤衙之什日以蒿覆碑故曰苗茨何誤之有

樹按衙之什未詳疑什字為進

李之誤

又言李延實爲青州刺史莊帝謂曰懷磚之俗世號難治黃門侍郎不曉懷磚之義私問舍人溫子昇云齊土之民風俗淺薄太守初入境皆懷磚叩首以美其意及其下代還家以磚擊之又齊士子號慕勢郎

樹按顧亭林集中與人書亦言山東俗惡然今亦未聞其必爾

吾鄉人新年喜爲陞官圖之戲云明倪文正鴻寶所造非也吹

劍錄云陳漫翁垓監轉盤倉與鎮江守喬平章爭一事喬平章乞迴避漫翁得獄祠吏持牒索回文漫翁就書一絕云硯

乾筆秃墨模糊半夜敲門送省符擲得么三監獄廟恰如輪

了選官圖據此則宋時已有之明人從更官制耳

樹按宋史職官志祠

官之設均爲佚老優賢而有內外之別京祠以前宰相見任使相充使次充提舉餘則爲提點皆隨官之高下處以外祠

選人爲監獄廟非自陳而朝廷爲特差者如黜降之例

十國春秋載殷文圭舉進士道遇老叟曰文圭久之謂人曰向者若人眉綠拳必入口神仙狀也如學道當冲虛不亦有大名於天下而文圭拳實入口後顯名當時因思耕南亦拳手入口當時惜未舉此語之

樹按耕南劉先生有族孫名開字孟涂亦拳手入口亦有文譽

元以曲子取士見明甯王驪仙所刻載元曲子取士科錄

中州集吳激彥高有雞林書事詩卽今吉林矣

唐宰相之子稱門子按左襄公九年傳同盟於戲鄭六卿云云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杜注門子卿之適子昭五年傳晉人使韓起如楚逆女蘊啟疆對靈王稱須受命而使矣杜注須起之門子又南史梁正德傳亦有董當門子東哲詩繫

粲門子則不始於唐

再拜二字今人以爲輕古人以爲重晏元獻富鄭公與兄叔書亦然見野客叢書

水經注穀水東入於洛注引華嶠漢書云靈帝自稱無上將軍然則明代康陵自稱鎮國將軍亦有所自與

宋史王柏傳末最所著書有周子發遣三昧又東坡嘗稱李

端叔尺牘得發遣三昧記詳

東樹先子嘗有記王阮亭唐賢三昧集選一條今附於此按圖

覺經引應法師云三昧正言三摩地或言三摩提三摩帝又瑜珈師地論云三摩咽多地此中有四種一者靜慮二者解脫三者持四者等至然則三昧卽三摩三摩不專言解脫也又王荆公解云梵語三昧此云正定正定中所受境界謂之正受異於所緣受故樂城遺言王介甫解佛經三昧示關西僧法秀秀曰梵謂三昧此云正定相公用華言解之誤也張天覺解楞嚴惠我三昧曰昧者根境識亦曰彼此中間方其在定三者茫然無象云云按此以三爲數昧爲闇昧之

相已爲注釋榜嚴者之所遺拂矣又法秀譏荆公解疑荆公初亦以三爲數如張天覺之解又世稱人藝術曰得三昧者似初以深妙言之非梵語本旨也如所云不思議三昧金剛三昧赤道三昧一行三昧圓照三昧等不可徧舉似又不可以正定正受等持等至作解者

散宜生等受學於太公太公除師學之禮酌酒切肺更爲朋友定四年公羊疏

密勿見韓詩外傳卽眊勉也後人多作禁密義誤矣如魏志杜恕奏疏有云與聞政事密勿大臣舊唐書崔祐甫傳言郭子儀朱泚名是宰臣當署勅制至於密勿之議則莫得聞杜詩經緯固密勿似皆作禁密之義不同眊勉

淳熙九年女童林幼玉求試中書後省挑試所誦經書四十件竝通特封孺人

大中祥符八年神童蔡伯偁三歲誦真宗御製歌詩卽日蒙恩釋褐授守祕書省正字元符初致仕監司薦之乞落致仕與宮祠略云蔡伯偁八十歲食祿七十五年

宋史注輦國表文調適類中華人語似當時潤色非其本文大約外夷表文皆此類又注輦國大中祥符年曾貢眞珠二萬一千一百兩使者三文又獻珠六千六百兩當時之珠如此之多又勃泥國凡二十兩爲一家底貢大片龍腦一家底第二等八家底云云

陸文裕春風堂隨筆言元韶娶魏孝武帝后魏室奇寶多隨八韶家有二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出瑪瑙榼容三升玉縫之皆西域鬼作也按鬼作卽鬼工

南史扶南國傳言有自然大洲其火樹作燈炷用之不知盡然則莊子所云一尺之棰萬世用之不竭殆非寓言與

維陽伽藍記言元魏莊帝褒贈濫死者有云白民贈郡鎮

樹按

乾隆間山陽周振采字白民自取白受采義而不知有此事

家信見南齊書張敬兒傳載沈攸之與齊高帝書中